

珩璜新論

據陳仲魚校本

珩璜新論

涵芬樓藏版

貯璜新論

臨江孔平仲毅父

漢孔安國字安國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會

稽王名道子字道子乃至北史慕容紹

原本作趙嘉抄說郭錢照非珠叢別錄本作紹案北史北齊書均作紹從

改珠叢別錄以後書得錢本

宗馮子琮魏蘭根南史蔡興宗唐郭子儀辛京杲戴休

顏張孝忠尙可孤孟浩然顏見遠田承嗣田緒張喜貞字文審李嗣業皆以名爲字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楨之王允之子晞之晞之子肇之王晏之子崑之崑之子陋之三世同用之字胡母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顏悅之子愷之兩世同用之字

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太李翱父名楚金故其所

爲

原本作謂從說郭及晉體類說改

文皆以今爲茲韓愈爲李賀作諱辨持言在不言

徵之說故父名仲卿未嘗諱焉晉曹志者植之子也奏議

原本作議說郭錢本

類說均作議案晉書曹志傳作議從改

武帝云榦植不強不諱植字三國之時猶不諱其

君呂岱傳

原本缺岱字傳作專說郭錢本均作呂岱傳從補

張承與岱書云功以權成是斥孫權

名也

文王可以爲文君張衡賦文君

原本作居從說郭錢本改

爲我端著

原本作著說郭作著案後漢書張衡

傳作著類說同據改

是也北狄可以爲蠻史記匈奴傳獫狁葷粥居

原本作君說郭錢本類說

均作居案史記匈奴傳作居從改

于北蠻是也二典可以爲謨馬融曰憂擊鳴球載于

虞謨注虞謨舜典是也堯典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抗傳靖謫庸違

案吳志陸抗傳違作回

唐書攸戒是也韶可以爲禹樂史記禹興

原本作興從說郭錢本類說改

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稱帝史記夏紀帝桀是也獻俘不獨人

也物皆可以爲俘俘取也書云俘厥寶玉是也句不止于自乞也

與人亦可以稱句前漢廣川王越傳盡取善繪句諸宮人注句遺

也賄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爲賄書賄肅慎之命是也診不止脈也視物皆可以爲診後漢王喬傳尙方診視寫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贈皆可以爲餉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謂之幣趙世家馮原本近字誤郭本均無從刪亭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是也

龍不獨以譬君德凡有德者皆可以言龍也諸葛亮稽康皆號臥龍孔融薦禰衡云龍躍天衢袁宏贊武侯云初九龍盤雅志彌確樊英傳注安帝徵隱士策文云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許劭許虔汝南平輿人音預○音預二字說郭本均在興字下人稱平輿淵原本無淵字說郭本補案後漢書許劭傳有淵字

有二龍焉唐烏承玘與兄承恩亦號轅門二龍陰興謂貴人曰亢龍有悔以譬外戚之家如此之類甚多然則龍不止于君德矣父命得爲勅後漢樊重樊券諸子從勅是也叔可稱大人疎受對

疎廣云從大人議是也母亦可以

說郭錢本無以字

稱大人前漢淮陽憲王

傳張博云王

原本作主說郭錢本均作王案漢書淮陽憲王傳作王從改

遇大人亦

案漢書作益

解後漢范滂就

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感是也父可以稱聖善楊

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人臣不嫌稱萬歲馬援傳

援釃酒享軍士軍士皆伏稱萬歲是也上父母壽可稱萬壽潘岳

閑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屋之高嚴通謂之殿前漢霍光傳鵠

案漢書霍光傳作鵠

鳴殿前樹上黃霸傳郡國上計長吏一輩先上殿是也白

事丞相亦可謂之奏事魏相傳帶劍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

朝司馬相如傳臨叩今日往朝相如是也人臣得言垂拱薛宣自

言垂拱蒙成

原本作戌說郭錢本均作戌案漢書薛宣傳作戌從改

是也人臣得言端拱謝孚言端

拱嘯詠謝鯤言端拱廟堂是也人臣得言諒闇山濤傳武帝詔云

山太常雖居諒闇是也人臣得稱聖君賢君晉曹據一

原本缺一字從說郭錢本

補

縣號曰聖君薛宣傳屬縣各得賢君是也

大禹之後二世已失邦矣

漢書

周公之後五世已弑君矣

伯禽季公

弟發試曲公自立○漢源本作慎錢
本作慎案史記魯世家作慎錢改

成湯既歿則有太甲周家四世昭王五

世穆王漢高祖一傳而有呂后唐太宗一傳而有則天自古未有

如本朝七聖相承而天下太平國家無事者

原本無者字
從錢本補

也

前漢循吏傳云宣帝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
事自丞相而下各奉職而進夫五日一聽政前史以爲美談今朝
廷每日御殿日幾昃乃罷可謂勤勞過于昔人矣唐文宗銳意于
治每延英錢本無
英字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
命輟朝放朝皆用隻日

漢高嫚而侮人罵詈諸侯如罵奴耳見魏豹傳此豹所以叛漢也

又張耳傳張敖爲趙王高祖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

錢本作禮案
史記作禮漢

書作體史記文情與漢
書異此引漢書不誤

甚卑有子增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

趙午乃有柏人之謀夫高祖固英主然好罵害事如此

周昌以漢高祖比桀紂高祖不以爲罪壺關三老以漢武帝比瞽瞍而武帝爲之感悟可謂大度之主也

高祖時彭越無顯罪而醢之與紂脯鄂侯何異鄭當時傳高祖既得天下令諸

原本衍候字從錢本刪

故項籍臣皆名籍拜爲大夫當時之先鄭

君者獨不奉詔乃逐鄭君使臣名其故君之名野哉

楊子雲稱文帝之德曰罪不孥宮不女館不墳德則如此矣至如從

原本作漢從錢本改

代有天下封宋昌爲壯武侯吾竊小之爲有天

下者天命也何人力之私焉及觀齊王傳朱虛侯章親斬呂產而東牟侯興居入清帝宮帝追恨二人嘗欲立齊王乃黜其功割齊二郡王之二人自以失職奪功章先死興居遂反夫以昌嘗勸而封之章興居嘗欲不立我而黜之帝不弘矣至于露臺惜十家之產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嘗賜鄧通鉅萬又賜銅山使得鑄錢亦未得純爲恭儉也

郊祀志漢武三月出行封禪禮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復歸于甘泉百日之間周萬八千里嗚呼其荒唐甚矣

宣帝詔書好言祥瑞元帝詔書好言災異宣元父子也時代相接不應災祥如此陡變亦各繫其好尚如何耳吾嘗疑宣帝時鳳凰等瑞不應如此之多但有一端卽形之詔令大者肆赦小者猶賜爵牛酒殆有承望意旨希求恩澤而爲之者故人君好尚不可不慎

漢光武之世三公多見罪黜侯霸爲司徒薦閭楊以素有譏議帝疑有姦大怒賜霸璽書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行法耶將殺身以成仁耶朱浮爲大司空帝銜

原本作御錢本作銜案後漢書馮勳

傳注改

之免後因司徒馮勤燕見乃言浮以戒之以爲死生吉凶未

可知

傳見勤

韓歆爲大司徒以直言免歸田里帝猶不釋

原本脫釋字錢本有案後

漢書侯霸傳有釋字從輔

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俱

自殺歆素存重名死非其罪後歐陽歆戴涉相代爲大司徒皆

校原

云吳本無皆字案後漢書無皆字

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位矣

見侯霸傳

光武時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尙書近臣乃至捶扑牽曳羣臣莫敢

正言申屠剛諫不納

見申屠剛傳

以封丘城門小吏欲撻侍御史

見延傳

王

梁孫咸以識爲三公

見衡傳

桓譚

原本作譚從錢本改

鄭興皆以不爲識廢之終

身

見本傳

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

見吏傳

左雄言九卿位亞三事自明帝始有罰皆非古典韋彪于章帝朝

上疏以世承二帝之後多以苛刻爲忠陳寵亦于章帝朝上疏言

前代用刑之密遂除鉗

錢本作鉗案後漢書鉗作鉗注引蓋鉗鉗也作鉗是

鑽諸慘酷之

科

各見本傳

唐太宗性急其召馬周于常何家未至間遣使者四輩敦促以此見其性之急也太宗自以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已若故輕天下

士

見虞世南傳

自謂朕爲人主兼行將相事

見張行成傳

爲立太子投床取佩刀

自向

見長孫無忌傳

刑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

見劉德威傳○原本作成從錄本改

唐失馭臣之

術矣代宗之于元載縱之至于已甚乃赫然發怒加以大戮妻子

并死又伐其祖父冢剖棺刑屍若能馭之于初豈至是歟

按張鎬傳肅宗引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聞外鎬以爲

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唐室下衰撥亂之主顧只如此爾

漢文帝封宋昌爲壯武侯唐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可觀其

量矣

唐太宗本紀太宗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各爲碑銘以紀功德吾

以此見太宗所存之淺也憲宗欲從中官吐突承瓘之言於安國

寺立聖政碑李絳深陳其不可憲宗從之楊瑒在官清白吏請立

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

錄本作是案新唐書楊瑒傳與此同

矣若碑頌者徒

遺後人作訂

原本作噎誤本作訂案新唐書楊瑒傳作訂從改

石耳隋秦王俊卒王府僚佐請立

碑文帝亦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待士大夫有禮莫如本朝唐時風俗尙不美也張嘉貞傳姜皎爲祕書監至於杖死張九齡傳周子諒爲監察御史以言事杖於朝堂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五品以上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玄宗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於朝堂張廷珪執奏御史有譴當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

漢亦輕殺人矣有秦之遺風主父偃以受諸侯金玃齊王自殺武帝始欲勿誅而公孫宏爭之遂族偃夫始則以爲可不誅至於誅也止其身可也而遽族滅之是漢之

原本置在上從錢本改

習輕於殺人也

杜周傳周爲廷尉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此武帝時也唐舊史萬國俊傳新書則天傳則天時國俊往廣州按流人一殺三百人則天喜擢授朝散大夫肅政臺御

史仍遣五使分詣諸道鞠流人所遣之人見國俊盛行殘戮得加

榮貴乃競以殺人爲事惟恐後之劉光業殺九百人王德壽殺七

百人其少者咸五百

錢本作百五案舊唐書高祖後傳作五百新書則天傳亦云其餘亦不減五百人此作五百是

人不殺狄仁

傑而容蘇安恆此見武后之矯情能忍也

原校注云舊史另起

舊史張易之傳

朱敬則之諫大爲醜訐而則天勞之賜綵百段至于

錢本無于字

殘害諸

李自戕其子以惡其母故公主幽閉至年四十不嫁以配當上衛

士其悍驚亦無比焉

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之時矣然傳變斥言中宮弄權而帝識

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雖權貴惡之不過爲漢陽太守

耳

光武時尙書令甚卑申屠剛未有官徵爲侍御史遷尙書令以直

諫失旨出爲平陰令乃其證也肅宗時尙書令甚重邳壽自冀州

刺史三遷尙書令帝擢爲京兆尹乃其證也

唐重內官

見倪若水傳

玄宗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雖自冗官擢爲方面

皆自謂下遷若水爲汴州刺史見班景倩入爲大理卿錢于郊謂之登仙恨不得爲騶僕至德宗時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算而京師祿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欽州刺史家人恨降職之晚崔祐甫爲吏部員外郎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僚有忤意者薦爲郎官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故李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

東漢之定民籍頗若

作睡

勞擾今之造戶口簿却不如此也按後

漢江革傳每至歲時縣當按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

原本作動搖錢本作搖動案後漢書

江革傳作搖動從改

自在轅中輓車

車字從錢本補案後漢書有車字

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

江巨孝注云按驗以比之猶今之貌閱也夫人而閱之至於婦人

之老者皆行則

錢本無則字

其勞擾可知矣

漢時婦人封侯蕭何夫人同封鄼侯樊噲妻呂須

錢本作須此與史記合封

臨光侯是也晉時婦人有諡虞譚母卒諡曰定桓溫母卒諡曰敬是也婦人有稱卿之例山濤謂妻曰我後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否楊素婦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趙之本作皇后是也今陞朝官皆封妻爲縣君不甚以爲貴以其多也按晉外戚傳杜乂妻裴氏恭皇后之母以后之貴封高安鄉君孝武進崇爲廣德縣君晉時縣君之貴如此

漢時射策對策其

原本作具說郭緣本均作其從故

事不同蕭望之傳注云射策者謂

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

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

類說亦作釋郭緣本作擇

之以知優劣射之言

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以觀其文詞定高下也晉良吏潘京爲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爲不孝耶答曰今爲忠臣不得爲孝子亦射策遺法耳

新書唐璿傳永淳中突厥圍豐州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州保

靈夏休璟上疏爭之以爲豐州涇河遏寇號爲襟帶土田良美宜耕牧秦漢以來常郡縣之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始以靈夏爲邊唐初募人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旁之地復爲賊有矣高宗從其言至于今日靈夏之在虜中舉此觀之中國之地比唐削矣

古之人君卽位一年則爲棺至漢預造陵晉索綝傳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武帝享年長久茂陵不能容物焉而文帝又自作廟矣所謂顧成廟德陽宮之類是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漢則異此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景帝自崩至葬凡十日章帝自崩至葬凡十二日惟哀帝最久亦止於一百五日而已文帝後七年六月己亥崩於未央宮乙巳葬霸陵是崩後七日便葬何其速也丁未太子卽位是爲景帝是文帝崩後九日葬後三日太子方卽位又何緩也

今之興師討

原本脫討字從錢本補

虜之費疑不若漢之多也按前史賈捐之

傳伐羌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後漢段熲傳熲上言云

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

錢本衍一字案後漢段熲傳作二百四十億此與傳合

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熲又因

討羌上言云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

餘

錢本作餘此與傳合

寇殘燼將向殄滅又按本傳熲後平羌費四十四

億也今之與夷狄最多者歲纔百萬爾亦不若漢之多也按後漢

袁安傳竇憲以塞北地空欲立降人爲北單于而安上封事爭之

云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值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

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

也

楊僕傳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漢以伐羌之師在外乃爲

之不置酒其卹士卒仁心如此

原校注云吳本與下梁竇并一條